

青未了·连载



7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遭遇“地道战”

孔说明这个院子曾是美军与塔利班激烈争夺的焦点,60平方米左右的院子有一半被拉着警戒线,厢房、厕所和洗澡间的外墙上喷着斗大的黑字“NOGO”(别进)。2排排长郑重地警告我们:“但凡标有‘NOGO’的地方别去,因为我们怀疑里面有未处理的炸弹或者塔利班埋的地雷。”

2排排长带我们猫着腰登上二楼,只见楼上四角均架着轻重机枪,尚未开启的子弹箱和已经打完的子弹壳堆满了其中一个角落,霰弹枪、照明弹发射器、枪榴弹倚在墙边。2排排长介绍说,恰科巴村是第101空中突击师与塔利班在阿根达布河谷争夺的最前沿。这个村有35幢村舍,除了2幢分别由美军和阿富汗国民军占领外,其他的村舍都控制在塔利班的手里,而当地的村民早已一逃而光。通过射击孔,2排排长指着十多米外的断壁残垣告诉我们:“塔利班跟我们就隔两堵墙。他们白天休息,天一擦黑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然后从东、西、南三面向我们开火。”2排排长怀疑塔利班在恰科巴村里修了地道,因为只要战斗打响后,美军武装直升机一来,他们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也蛮疑惑的:武装到牙齿,拥有绝对技术优势,并且随时可以获得空中支援的美军为什么就拿一个村的塔利班武装没办法呢?按1营营长弗莱明中校的说法,恰科巴村里的骨干塔利班不过二十四五人,而且村里也没有老百姓,所以打起来根本没有太多的顾虑。但让美国官兵头疼不已的是,你刚端起枪来,塔利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刚把枪放下,村里就会响起或稀或稠的枪声。A连的普什图语翻译,美国凤凰公司的阿富汗籍职员麦克悄悄地告诉我们:“坎大哈农村的村舍家家都建有地下室,原本是用于存储水果和蔬菜用的,但老百姓逃走,塔利班把全村的地下室全都打通连接起来,用于屯兵和储藏武器弹药,就连村里的清真寺下都建有地道!”



17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去监狱里取样

“什么,你要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妻子董晓红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意思,你就不怀疑我偷人吗?”

黎刚连忙解释,说他只是想确定孩子是不是他的,但是董晓红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凭空怀疑她的忠贞,所以坚决不同意去做鉴定。黎刚越解释妻子越听不进去,说到后来还连哭带骂地跟黎刚发生了结婚以来第一场吵闹。

为了说服妻子一起去做鉴定,黎刚后来又通过各种方式跟董晓红做工作,可是只要一提这事,董晓红就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认为这完全是对自己的侮辱,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那段时间黎刚过得很郁闷,后来他联系上邓亚军,说起妻子死活不愿意做亲子鉴定的事情,请鉴定中心方面帮他想想办法。同为女人,邓亚军当然很理解董晓红的想法,但是如果不做鉴定,黎刚心里的疙瘩又解不开,日后多半会影响夫妻关系。

后来邓亚军专门去见了董晓红,“她一看就是那种心直口快的女人,听说我是做亲子鉴定的,一开始还挺有敌意的,根本没给什么好脸。”

为了消除董晓红心里的误解,邓亚军把亲子鉴定的原理、过程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可是董晓红还是不愿意,“这孩子就是黎刚的,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做这个鉴定?”

邓亚军也直截了当地说:“我当然相信你,不过既然这样,你就更没有必要回避鉴定了,有个准确的结果也能让黎刚明白是他自己在胡思乱想。”听了这话,董晓红才勉强同意做鉴定。

一周后,一家三口的鉴定结果出来,孩子就是黎刚和董晓红的亲骨肉。

拿到鉴定结果,黎刚高兴得咧着嘴大笑,一个劲儿地给董晓红赔不是,余怒未消的妻子板着脸,根本不搭理他,但是两人之间那个最要命的“疙瘩”已经被亲子鉴定给解开了。

黎刚这样的例子,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亲子鉴定虽然只

是一项技术,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夫妻和睦与家庭幸福,所以一旦沟通不好,就极易给夫妻关系带来阴影。特别是男方一旦起了疑心,程度可能比女人厉害很多倍,更容易成为夫妻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实际上,人类遗传虽然有一定规律,但也并非完全一成不变,营养摄入、成长环境都会对人的生长发育产生一定影响,黎刚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跟董晓红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孩子从小营养充足,又喜欢运动,所以进入青春期后个子长得很快。

2007年5月,邓亚军接到一个委托电话,是北京某郊区公安分局打来的,他们在帮一个孩子联系做亲子鉴定,“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需要你们过来一趟,去监狱里取样。”

“去监狱?”邓亚军一愣。对方连忙告诉她,孩子的父亲是一名尚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已经在狱中几年了,要取样必须去他服刑的监狱。

这是头次接到这样的委托,在鉴定中心所有工作人员中,只有邓亚军自己曾经做过警察,为了万无一失,她决定亲自出马,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去取样。

中午的时候到了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一位民警小张接待了他们。小张很年轻,但却有着一副热心肠。他告诉邓亚军,这孩子叫小禾,身世非常可怜,还不到6岁,本来应该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纪,现在却因为父亲入狱无人照顾,一直住在他伯父家。

“孩子母亲呢?”邓亚军忍不住问道。

“要不说孩子可怜呢,他父母并没有办结婚手续,属于未婚生子,结果孩子刚生下来几个月,他妈妈就抛下他和人跑了,这么多年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小禾爸爸是郊区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钱,他老婆抛下父子俩跑掉后没多久,就因为一点儿琐事跟人发生冲突,把对方打成重伤,被判了重刑,现在在监狱里服刑,还有好几年才能出去。”小张说。

今宵一谜

东城西城飘细雨(古代称谓三) 姚绍广
昨日谜面 贝利、马拉多纳集评
谜底 《六国论》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在诺兰基地,我们还注意到,官兵们人手一册《普什图语100句》。这本由第101空中突击师心战部门出版的小册子开篇点题写道:“如果不会一些他们的基本语言,我们就不能获得阿富汗百姓的支持,如果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最终打赢这场战争!”

在我们此次随军之前,曾在《解放军报》上读到一篇评论,首次公开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学习美军的先进技术。对这篇评论的意义,我们当时体验并不深,但当我们看到美国的战地军官真的在认真学习、研究和运用中国的战争理论时,我们终于加深了对《解放军报》那篇评论的认识。

这其实并非我首次遇到美军认真学习中国的战争理论,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这个观念源自《毛泽东选集》中军民鱼水情的论述。

在来阿富汗之前,我们翻了翻美军前特种部队指挥官,追杀本·拉登多年的美军中校写的《追杀本·拉登》一书,其中有一段写得让我们很想笑:“在阿富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的指挥官双双都在翻看《毛泽东选集》,其中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备受双方的重视,也就是说,谁得民心谁得天下,所以双方开始越来越重视如何才能争得民心,都在想办法与民众处好关系。”

第二次与塔利班直接交火是9月7日,上次是距离150米的对射,而这次是面对面的冲突,真正的巷战,第一次让我们体验到战争的残酷。

我们随副连长巴伯科克中尉和2排来到了距离连部驻地诺兰基地南300米外的卢戈基地。

说是基地,其实不过是阿根达布河谷恰科巴村的一幢村舍。这幢村舍坐落在恰科巴村的最北边,两层楼的正房,外加东西侧的厢房构成了整个院落。不过,刚踏进院子就感觉到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程度:正对着院门的照壁已经被炮弹炸塌,正房的二楼已经被炸弹掀去了顶,密密麻麻的弹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1 《猎杀闪灵》

◆作者: 张苏楠

今夜骤生异兆

尽管一路飞驰,詹妮·佩顿从片场赶回家也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十月末的葱冈市里还未到风摧寒叶的时节,但空气中渗透的丝丝凉意随夜入骨,也令詹妮连打几个冷战。她瘦小滑腻的肩头连着细长凸露的锁骨,针织吊衫和丝棉短裙已无法提供给她所需的温暖。当她赤脚踏上通往二层的木板楼梯时,覆着薄蜡的光洁板面使她的脚趾不由得缩蜷。

詹妮想回身到起居室启动地热开关,但袭过周身的倦意促使她打消这个念头,困神在她的额顶施了一棍,詹妮猛一沉头,才自昏睡状态中又打起点儿精神。

自打应国家电视台的朋友之邀加入这档深夜脱口秀节目的直播,詹妮就设在灯火通明的时分回家过。

从一位去世的叔父那里继承下这套双层大宅,詹妮也曾试着将其转手或者出租,用得来的现款在主城区另置一处公寓,即使面积缩水,毕竟热闹许多。只是时值经济萧条,面对这种郊外的傍山豪宅,一般的购买力实难承受,有钱人也都缩紧银根度日了。这一带已有好几处独体住宅打出出售招牌,为了促销甚至许诺将出入城区的燃油费纳入优惠,可是依旧无人问津。

詹妮也接到过两个咨询电话,可从她听出了不怀好意。她亲自播报过不少单身女子被害案件,也接触过一些现场材料,深知其中的恐怖。为谨慎起见,詹妮撤回了中介广告,尽量减少外人知晓她孤身一人住在此处的可能。

上一波金融动荡差点让股市崩盘,詹妮像大多数人一样

投资失败,不得已卖掉了原有的住所。幸好叔父这笔遗产到账,还清债务后还剩下这栋大房子。

七点半钟就要再度出门工作,但詹妮还不能就此上床睡觉,她必须卸妆洗澡,做完基本的夜间护理之后,才能钻入渴求已久的被窝。这不仅出于她个人精细的生活习惯,也是为了应付明日的出镜要求。

“再有一年,我就能从早间新闻档撤出身来,回归午后谈话节目的老本行,再挺过这一年……”詹妮默默自勉,逼迫自己尽量保持清醒,好让她酸痛的身体和僵硬的灵魂得到歇憩。

窗台传来了一声轻响。詹妮敏感的神经接触到空气中微弱的颤音,跟着紧张起来。她从来不想吓唬自己,可自从她的马尔济斯宠物狗今年夏天莫名其

妙地害病死去之后,她便愈加从孤独中体验出恐惧的味道。

很多次詹妮以为她的爱犬还跟在自己的脚边,可当她转身想要如从前一般抱起那只黄色小狗时,却总一下扑个空。她总觉得有一双幽怨的眼睛在跟踪注视着自己这些神经质的荒唐举动,一个她看不到的荒芜世界在她的周身环绕。她既讨厌在冷眼之下出丑,又对那无觅踪迹的目的包裹惴惴不安。

此刻,因为方才的一震,詹妮的精神随之抖擞,视界也渐渐清晰起来。在淡青色的壁灯照射下,屋内的陈设一如平常,并没有丝毫非凡。

来到二层,转过身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紧闭的门,门内便是浴室。詹妮感到室内的温度的确很难让人放松,可是二层的地热开关已经坏掉许久,她实在没有再走一

趟楼梯的打算。

浴室的吸顶灯一闪过后失去了光亮。这是不是今夜骤生异兆的开始?

詹妮没有胆量在黑暗中洗澡,慌乱地卸去讨厌的彩妆,詹妮决定只简单冲洗一下就抓紧上床,于是她敞开了浴室的外门,除去衣物,钻进玻璃浴舱,这样走廊上的灯便可以照入室内。虽然仅够将室内的物件淡淡地擦亮,但总比全然漆黑寂寂好上许多。

詹妮拧开淋浴,温热的水洒落头顶,冒出氤氲的白气,瞬间打湿了她的红棕色的秀发,一刻之间她感到松弛、欣然,并且遗忘了恐惧,但这一切很快就被自己格外锐利的听觉击溃。

“谁?”詹妮睁大双眼,瞳孔缩聚,想在这幽沉的气息间觅得某些陌生的轮廓,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发现。